

钱宰《临安集》重要版本文献价值略说

吕凤婉¹

(绍兴文理学院 人文学院, 浙江 绍兴 312000)

【摘要】:《临安集》七种十卷本中, 国图明抄本能补正、完善其他版本; 比较完善的丁丙跋本具有独特的双重作用; 澹生堂本《临安集》校改较少, 流传过程清晰; 结合诸多版本整理过的《全明诗/文·临安集》是最完善的版本, 不过仍需进一步补充。

【关键词】: 钱宰 《临安集》 版本叙录 对勘

【中图分类号】: G256 **【文献标志码】:** A **【文章编号】:** 1671-3079(2022)04-0082-06

《临安集》是元末明初著名儒者钱宰(1314-1401)的诗文集。钱宰, 字子予, 一字伯均, 浙江会稽人。四库馆臣称钱宰“学有原本, 在元末已称宿儒”, “其诗吐辞清拔, 寓意高远, 古调不屑为艳仄一体, 徐泰《诗谈》譬以‘霜晓鲸音, 自然洪亮’, 古文虽非所擅长, 而谨守法度, 亦无卑冗之习”。^[1]邹志方先生在《绍兴文学史》中评价钱宰作诗“思致清晰, 意境鲜明, 用典巧妙, 情与景的处理上, 自然而有高致”^[2]。研读《临安集》可丰富我们对元末明初时期的文学风貌、文人心态、社会状况等方面的认识。笔者先就其版本做出梳理, 现最易查找到的版本是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, 该本与文澜阁本、文津阁本、翰林院抄本、孙毓修藏本统称为四库系列, 其版本特征已有拙作《〈四库全书·临安集〉版本叙录——以〈四库全书〉系列为中心》¹详述。本文将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, 以十卷抄本为中心, 对《临安集》的版本尽可能作出全面总结。笔者搜集到的十卷本分别是国图明抄本、澹生堂本、南图明抄本、丁丙跋本、清抄本、傅增湘藏本及经过整理的《全明诗·临安集》^[3]与《全明文·临安集》^[4](以下共称“整理本”)共七种, 本文以整理本为底本, 与国图明抄本、丁丙跋本、澹生堂本三种文本对勘, 叙录于下。

一、国图明抄本《临安集》

该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善本阅览室, 2册, 半页10行, 每行28字, 红格, 白口, 四周单边。诗文各五卷, 诗集在后, 文集在前。仅有缩微胶片供查阅, 其内未含任何印章。笔者将胶卷图片与另外6种版本进行对比后发现, 此本可用于纠补其他版本的阙字、叙文、题目, 并可验证丁丙跋本和整理本的校改之处。因此, 国图明抄本对再次整理、完善《临安集》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。但它也存在阙字、阙篇等情况, 个别异文甚至题目都有文字差异。

首先是国图明抄本对他本的补充作用。其一, 《诗集叙》中“不而晋南口, 其亡也, 惟陶潜不亡晋, 故其作犹有晋之遗风焉”的阙字, 其他十卷本均阙, 仅国图明抄本作“渡”, 可据此补充整理本。其二, 《历代帝王颂·玄王肇商》一首, 他本均无小叙, 《全明诗》记“此首无小叙, 当是传抄时佚失。故据其体例, 补此四字”(此四字指题目“玄王肇商”), 而国图明抄本此篇有“《玄王肇商》, 颂成汤也, 汤放桀, 武功既成, 往庆来苏, 天下归心焉”为叙, 可据补。其三, 补充题目《长江伟观图》, 澹生堂本、丁丙跋本、文澜阁本, 南图明抄本、清抄本均缺诗题, 《全明诗·卷一九》注曰“诗题原缺, 据《明诗百卅名家集钞》补”, 今可据更早的国图明抄本为证。

¹作者简介: 吕凤婉(1997-), 女, 河南扶沟人, 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生, 主要研究方向为越地文献。
基金项目: 绍兴文理学院校级研究生科研立项项目(Y20210102)

其次，国图明抄本还可纠正丁丙跋本校改之误。《历代帝王颂·于烈皇武》“于烈皇武，建兹戎羌”中的“羌”，《全明诗》底本原脱，整理本据丁丙跋本墨笔小字补为“羌”。但据国图明抄本“建兹戎功”，“羌”应当作“功”。

再次，国图明抄本《临安集》纠正并补充了整理本凭臆而改的语例。《历代帝王颂·穆阳》“帝颙颂轩昊之治平，化与天协，天下有同文之治焉”中的“颂”，《全明诗》注云：“据诗意当作‘纘’。”虽然“纘”也有继承义，但更早的国图明抄本作“继”，可据此纠正《全明诗》的意改，而作“继”字。再有，整理者在校勘记中提出多处疑窦，可据国图明抄本解其惑。例如：《后读史》“乐此风云会，万里开边江”句中“江”字，《全明诗》疑为“疆”之误，而国图明抄本确实作“疆”；另如《读史拟苏李》“步卒五千人，遇敌辄弦”中“辄”字下，南图明抄本、丁丙跋本、澹生堂本、文澜阁本均脱，清抄本作“口”。《全明诗》注释为“辄”下疑脱“控”字，而国图明抄本作“应”，可据此改作“遇敌辄应弦”；又《后读史》“凶(匈)奴苟未灭，无以家未安”中“未”字，《全明诗》注云：“未”疑为“为”之误，国图明抄本确实作“为”字。

与国图明抄本重要的补充作用相比，其本身的误阙并不突出。如《老子渡关》中“何如聃耳翁，玄妙穷冥观，先天而后天长，不老神游八极上，与造化相无端”，国图明抄本缺后16字。再有《冷风台》“去因风送回风迎。回戏迎，不归来”中，国图明抄本脱“戏”字，但在天头却有“回戏迎”三字，应是后来补上的。但是，此本最大的遗憾就是漏抄了《赠抚州知府潘至善复任序》，南图明抄本、澹生堂本、丁丙跋本、清抄本、傅增湘藏本中，此篇均接《静思斋记》列于卷四。

此本也难免出现一些抄本普遍存在的异文现象。比较重要的是题目上的不同，国图明抄本有三首诗的题目与其他本不同。其一，《题任都水画马为同列峰赋》中“列”，国图明抄本作“别”。韩震军的《一幅画与一首诗——陆游佚诗〈韩干马〉及相关诗画考辨》即是用此本来考证的，^[6]而非其他版本。其二，《题瓜洲渡》中“题”，仅国图明抄本作“过”，笔者以为二字还是有差异的，前者为题画诗，后者为纪事诗。诗曰：“江汉东南合，湍流日夜奔。两山天作峡，万古海为门。石断金鳌脊，城隳铁瓮屯。百川今混一，舟楫际乾坤。”诗中选取的景物宏大，范围广阔，气势丰沛，描绘的应是图画中的景象，作“题”为是。其三，《题菊》，国图明抄本作“题~~圣~~斋”，笔者未认出第二字，但同样根据诗的内容来看，“嘉菊有秋色，潇潇昨夜霜。相看风节在，不必问骊黄”定是与菊有关，应从其他本作《题菊》。

国图明抄本中也有可纠改他本误抄的情况。如《拟古》“美人怀昔欢，赠以金玉箱”中“箱”，国图明抄本、《永乐大典》作“相”；《题雁声楼有引》“不诚曲中意，徒为欢赏荣”中“诚”作“识”；《长江伟观图》“银汉河流天上下，扶桑出日海东南。重来古渡烟收棹，几见行人月满簪”中“河”作“合”，“月”作“雪”。以上四例均是国图明抄本更符合诗意。另有特别的一例异文，《烈武》“群奸肆狂，为唐驱氓”中“奸”，仅国图明抄本作“雄”，此处记唐朝建立之前的状况，似作“雄”为是。

国图明抄本本身还有误抄的现象。如《题刘凭画古木》“妙手挥毫谁可拟？毕宏韦偃世称才”中“韦”作“韩”。唐代确有韦偃、韩偃两人，且都善画。但韩偃是画马名手，而韦偃善画松石，更有杜甫《戏为韦偃双松图歌》中“天下几人画古松，毕宏已老韦偃少。”并提两人。钱宰诗中对刘凭画古木给予高度赞赏，毕宏与韦偃都擅长画松石，故可用来相比，国图明抄本作“韩”当误。《采桑女》“少年莫把金丸抛，小姑摘茧归当缲”中的“缲”字，因音近误作“扫”；《题李伯时士女图·花前独立》“海棠半折银烛辉，春愁且莫剪春衣”中“折”形讹为“拆”；《题郭天锡山水》“清泉落溪石齿齿，白云著树秋阴阴”中“溪”，涉下误作“树”；《后读史》“予以恐见欺，弗思患秦兵”中“思”，涉上误作“予”；《题王煮石画梅》“何烦宋玉相招得？环佩归来露未乾”中“相招”与《题万峰阁》“常时飞云若缟练，近午出日如丹砂”中“出日”均倒。

除以上可确定的异文之外，国图明抄本还存在一些疑似省缺了偏旁的字。如《读史拟苏李》“慎此朝夕临，哀恻寓遐思”中“恻”，国图明抄本作“动”；《文集叙》“黜其非，正其缪”中“缪”，国图明抄本作“寥”；《题瓜洲渡》中“洲”，国图明抄本作“州”；《待旦轩记》“商旅朝问邮传，昼而负趋”中“趋”，国图明抄本作“走”。

由上可知，虽然国图明抄本有阙文、误抄等缺点，但并不能据此抹杀其独特的作用。它的价值在于补充、纠正、完善其他版本的阙字、叙文、题目，还可以用以验证他本校改的正确与否。此本对整理完善新校本《临安集》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。

二、丁丙跋本《临安集》

此本现藏于南京图书馆，2册，9行20字，无格稿纸抄写。诗文各五卷，诗集在前，文集在后。书内钤有“江苏第一图书馆善本书之印记”印，全书没有丁丙等任何私人藏书印。核对整理本《全明诗》中据丁丙跋本校改的文字，两者完全相同。

丁丙(1832-1899)，字嘉鱼，别字松生，晚号松存，是八千卷楼第二代传人。与其兄丁申在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散失时极力搜访抄补，为保存中国古代文献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
书内丁丙跋语如下：

《临安集》十卷旧抄本文林郎国子博士致仕钱宰著

宰，字子予，一字伯均，会稽人吴越武肃王十四孙，集名《临安》，(此处可能有缺文)不忘，而自元至正中甲科，亲老不赴公车，教授于乡。唐之淳、韩宜可皆出其门。入明，徵修礼乐书，寻以病归。洪武六年授国子监助教，偶赋《早朝》云：“四鼓鼓鼓起着衣，午门朝见尚嫌迟，何时得遂田园乐，睡到人间饭熟时。”明日文台宴毕，上谕曰：昨日好诗，朕曷尝嫌汝？何不改“忧”，口又曰“口去好口熟睡矣”二十七年，又召修《书传会选》，书成，赐加博士致仕。其诗波澜老成，诸口悉称，文亦谨守法度，无卑冗之习。诗文各五卷，洪武二十九年并有自序。四库从大典辑出，厘为六卷。此则其原本也。旧抄书口口工。

跋文的字迹与底本抄者、朱笔校改者的差别较大，个别字难以辨认，跋文尾应是记抄书工人名。跋文简要介绍了钱宰，而文中“此则其原本也”一句更有价值，似乎指此本是从《永乐大典》辑出，《四库》在此本的基础上整理为六卷本。笔者对此进行验证，答案是否定的：《拟古》“目远心愈近，怅望徒悬悬”中“愈”，《永乐大典》同，但丁丙跋本作“欲”。“与子新合欢，翕如风与凰。凤凰鸣锵锵，合欢期世昌。欢情一何短，离思一何长”中“凰”，《永乐大典》同，丁丙跋本作“皇”；“思”，《永乐大典》同，丁丙跋本作“情”。《方壶小隐》“自从秦儿入海去，不许海若通仙关”中“仙关”，《永乐大典》同，丁丙跋本作“仙阙”。如果此本是从《永乐大典》辑出，又怎会有这些不同之处呢？

虽然跋文没有特别之处，但此本整体有独特的双重作用。就内容看，一种是底本的文字，一种是朱笔或墨笔的校改文字。前者是未经丁丙校改的原始文本，后者是丁丙参考他本纠补后的内容，包括乙正、纠字、删衍、补缺，但其中也有盲从校本、漏字、误字的弊病。因而此本的作用仅体现在两方面。首先是原始文本对整理本的校改作用。《于赫》“孰曰赤符，高泽未忘”中“符”，《全明诗》：原作“待”，据丁丙跋本改。“赤符”是“赤伏符”的简称，是指汉朝的符命。旧又指驱邪的符篆，因用朱砂书写，故称。丁丙跋本为是。《东邻有处子三首》“西家美少年，被服绮与纨”中“与”，《全明诗》：下原衍“与”字，据丁丙跋本删。其他语例在下文第四节中再详述。其次是丁丙的朱笔或墨笔校改文字在修订整理本上的作用。一是乙正：《拟历代帝王庙颂(有叙)》“成汤放桀，建中于有氓”中“有氓”，《后读史》“飞骑出塞垣，角弓不虚弯”中“塞垣”，《城南燕集得作字》“庭绿树阴交，春容已非昨”中“绿树”，均有朱笔乙正符号；二是纠字：《拟历代帝王庙颂》“惟精与一，斯道之枢”中“与”，丁丙跋本原作“惟”，旁朱笔改为“与”，是原本涉上而误。《拟历代帝王庙颂》“惟光武仁厚英杰，远略过人，遂诛莽灭新，克复旧物”中“诛”，丁丙跋本原作“咏”，朱笔校为“诛”；《玄王肇商》“桓桓大武，来苏是望”中“望”，丁丙跋本原作“拯”，朱笔改为“望”；《分题赋载酒亭送友人之四川》“洒翰骋雄辞，凌云何飘飘”中“飘飘”，丁丙跋本原同，朱笔改作“飘飘”，与翰林院抄本、文渊阁本、文津阁本、孙毓修藏本、文澜阁本、清抄本同；《题美人琵琶图》“窈窕宫妆似玉环，凤槽斜抱袖弓弯”中“槽”，丁丙跋本原作“袍”，可能涉下“抱”字而误，朱笔校改；《陈贤赞藏芸轩》“滋兰满阶草自碧，汗简插架芸其黄”中“架”，丁丙跋本原作“去”，朱笔改为“架”；《泛舟新湖塘次王敬助韵》中“助”，丁丙跋本原作“照”，朱笔校文作“助”，“泛”字原作“从”，朱笔改，阙“湖”字，朱笔补。三是删衍：《拟历代帝王庙颂》“惟宋太祖以神武开基，既剪群雄，遂偃兵息民”中“惟”字后丁丙跋本有“元”，朱笔点去；《拟古》“皎皎明月光，照我屋东头”中“屋”，丁丙跋本原衍“屋”，朱笔点去；《题景山画山水帐》“归来放笔作董元，笔底丹青浩无迹”中“浩”，丁丙跋本原有重文符号，朱笔点去；四是补缺：《昊天启极》“昊天启极，有开其茫。命风后是皇”中“命”，丁丙跋本原脱，朱笔补。《拟古》“沈忧不得返，徒使衣带缓”中

“沈”，丁丙跋本原缺，墨笔补。

另外，丁丙跋本还用朱笔符号来区分组诗。如《采菱曲》（清抄本是在第一首以后有“二”“三”“四”加以区分）。

最后，丁丙跋本存在的一些缺点。其一，盲从校本：如在《穆辛》“祖我皇器，宗我嶠考，以永蒸尝。蒸尝以永，礼乐以兴，四海以清，兆民以宁”中的“以永蒸尝”，清抄本无，丁丙跋本原有，朱笔点去，但是这样又不够诗末结语“《穆辛》一章二十一”之数，因此不该删去。其二，倒文：《题察士安画船春雨》“祗愁吟咏无多暇，谏草频裁写紫毫”中“愁吟”，丁丙跋本乙作“吟愁”，但“吟咏”与“频裁”相对，丁丙跋本此处误。其三，阙字：《拟历代帝王庙颂》“章首各置小叙，谨缮写列于左”中“列”字，丁丙跋本阙。其四，形讹：《读史拟苏李》“迢迢关塞隔，念子不得归”中“塞”，丁丙跋本误作“寒”。

在《临安集》的12个版本中，丁丙跋本虽然存在倒文、盲从校本、阙字、讹误等情况，但已经是比较完善的一种了，此本底本与丁丙的校改文字都对整理本《临安集》起到了不容忽视的补充与纠正作用。

三、澹生堂本《临安集》

澹生堂本《临安集》现藏于国家图书馆，书中藏书印最多，易于考察流传情况。诗文各五卷，共两册，诗集在前，文集在后。半页10行，每行22字，蓝格，白口，四周单边。《诗集叙》首页从上往下依次钤“北京图书馆藏”“韩氏藏书”“难寻几世好书人”“禦儿吕氏讲习堂经籍图书”，《诗集叙》末钤“毋鄙（无党）”印。卷末从上到下依次钤“东莞莫伯骥号天一藏”“莫培樾印”。《文集叙》从上往下依次钤“玉雨堂”“韩氏藏书”“难寻几世好书人”“禦儿吕氏讲习堂经籍图书”，卷一后半页右下有“东官（莞）莫氏五十万卷虞后珠还之”，后半页中上有“东官（莞）莫伯骥所藏经籍印”，可见此本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。就上述印章推测其流传过程，此本应是祁氏澹生堂散出，被吕留良购买，其子吕葆中继承，而在雍正年间又散落民间，被韩泰华搜购，最后由莫家捐赠到国家图书馆。

该本卷二末页有浮签：“辛未春假校一过，补正大典本约千余字，又补诗文数十篇□□后之也，得者宝之，勿以寻常抄本忽之。江州李……”（后文不清晰）

尽管浮签不够完整，但也可以看出借阅者江州李氏对这本《临安集》的重视，尤其“补正大典本约千余字，又补诗文数十篇□□后之也”一句，更是点明了澹生堂本《临安集》曾用于纠补《永乐大典》的情况。

除流传过程复杂之外，澹生堂本《临安集》也有阙字后补与运用修改符号的情况，而且从后补字迹看，后补者与抄书者大概是同一人。举例如下：

其一，《拟古》“辉耀未及远，浮云已蔽之”中“辉耀”，“泛舟涉方瀛，方瀛水清浅”中的“方瀛”，澹生堂本均是原脱后补。《题燕喜亭》“升堂布绮席，嘉宾来何迟”中“升”字与《昨日行》“笑吹紫鸾笙，醉舞白玉珂”中“白”字均缺，旁有小字补。修改符号常用“×”，意为删除衍字：《泛舟新湖塘次王敬助韵》“沙明宿雨霁，风急游丝断”中“明”，澹生堂本衍“出”字；《全贞堂吟》“月缺在天不再圆，露下化作秋霜妍”中“露”，澹生堂本下衍“作”字；《梧桐树》“明年二月新叶生，还在今年叶飞处”中“明”下原衍“月”字；《题温日观蒲萄》“夜半蕊宫秋月白，小龙和露养玄珠”中“宫”原衍“夜”字。澹生堂本均旁有“×”号。其二，《方壶小隐》“山人学仙竟欲往，欲往不得空长叹”中“欲往”，澹生堂本原作“往欲”；《太鲁生歌》“岂知愚鲁本天真，浑沌凿窍真何补”中“浑沌”，澹生堂本原作“沌浑”；《题罗稚川云林秋晚》“峥嵘列岫白云西，江上晴林直与齐”中“西江”，澹生堂本原作“江西”，均有乙正符号。

从诗文内容来说，澹生堂本《临安集》异文比其他版本少，浮签证明其曾对补充《永乐大典》起到过重要作用。其流传过程清晰，收藏价值极高。

四、今人整理的《全明诗·临安集》与《全明文·临安集》

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《全明诗》与《全明文》分别收录《临安集》诗文各五卷。《全明诗·临安集》的前言记：

现存明钞本及清钞本数种。清乾隆时编《四库全书》，于此等钞本皆未寓目，所收《临安集》系据《永乐大典》辑录，厘为六卷，诗仅两卷，而所收亦有出于现存明钞本之外者。现以明钞《临安集》为底本辑录，据清钞本《临安集》（该本有丁丙跋及朱笔校文）及《四库全书》本等校补。^{[3]360}

这里意指四库馆臣编《四库全书》时未能结合十卷本，虽然直接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录，“所收亦有出于现存明抄本之外者”点出了十卷本与《四库》本互为补充的情况。《全明文·临安集》亦有前言：

《临安集》未见刻本，焦竑《国史经籍志》等亦未著录，今仅存明、清钞本数种。《四库全书》收《临安集》六卷，系据《永乐大典》等辑录，凡诗二卷，文四卷，篇目次第，已失原貌。现以北京图书馆藏明抄本《临安集》为底本，录文五卷，校以《四库》本及傅增湘藏清钞本，并增补明抄本阙文数篇，缀于卷末。^{[4]162}

从诗文两部分整理本的前言可看出诗、文集并未采用同一底本，不过其内容和体例是一样的，校补后的《临安集》是至今最完善的一种。原因如下：

其一，整理本根据丁丙跋本、《四库》本、《永乐大典》、《明诗综》、《明诗百卅名家集钞》等文献补充校改，补充了十卷本、《四库》本之外的一些篇目。在异文选择中，以更早的文献记载为准，如《分题赋载酒亭送友人之四川》“胡为事黄门，投阁竟萧条”之“竟”，南图明抄本、丁丙跋本、澹生堂本、文澜阁本均作“事”，《全明诗》注曰：原作“事”，据《明诗综》改。《题俞景山画山水帐》“朝登秦望山，万壑千岩净横臆”中“秦望”，国图明抄本作“望秦”，文澜阁本作“望泰”，《全明诗》均不从，注曰：原作“望泰”，据《明诗综》改。

其二，在整理过程中有运用其他作品解校勘之疑惑。如《石泉山房》“涵云出岫宝，悬响漱珑玲”句中“岫”字，《全明诗》注云：《四库》本及丁丙跋本均作“细”，然疑为“岫”字之误。左思《三都赋》有：“穷岫泄云。”而国图明抄本、清抄本也作“细”。笔者以为整理本正确。

其三，整理本没有盲从底本与丁丙跋本的校改，提出疑问。正如上述清抄本所引，《题雁声楼（有引）》的例子，“楼在秦淮江上，霜晨露夕，酒醒乃落，汲水起凭栏”之“乃”，《全明诗》注曰：“乃”，丁丙跋本同，疑当作“月”，形近而误。

其四，底本缺题或题目阙字时，整理本搜罗文献，有根据地进行补充。如《长江伟观图（第一江山独凭栏）》澹生堂本、丁丙跋本、文澜阁本，南图明抄本、清抄本均缺题，《全明诗》注曰：诗题原缺，据《明诗百卅名家集钞》补。再如《题罗稚川云林秋晚（峥嵘列岫白云西）》，国图明抄本、南图明抄本、澹生堂本、丁丙跋本、文澜阁本、清抄本均脱“川”字，《全明诗》注曰：“稚”下原脱“川”字。按，元画家有罗稚川，江西清江人，今据补。可补前述版本。

由上可知，《全明诗/文·临安集》的整理者所做的工作相当有价值，不过，在根据丁丙跋本、《四库》本、《永乐大典》进行校改的过程中也许存在疏忽，因为其对这三种版本的引用尚存些许令人疑惑的地方。

首先，据丁丙跋本改的文例。在《拟历代帝王庙颂》“取天下如汉，大纲是具。治天下如唐，万目斯举”之“具”，《全明诗》：原作“其”，据丁丙跋本改。其实，丁丙跋本本身也有校改，它原作“具”，朱笔校改为“其”字。相当于《全明诗》又改回了丁丙跋本校改之前的“具”字，“大纲是具”是通的，但《全明诗》是不是应该注出其是根据丁丙跋本底本校改的呢？毕竟丁丙跋本此处底本和校文是不同的。另有《读史拟苏李》“萧萧悲风起，泪下沾裳裾”中“悲”字，《全明诗》：“悲”上原有

“北”字，据丁丙跋本删。可丁丙跋本原作“悲”，朱笔点去旁改作“北”，即“萧萧北风起”，并未删去“北”字。这里的两处疑问，有待商榷。

其次，整理本的校勘记经常出现“据《四库》本改”一语，笔者核对现有的五种《四库》系列均无法确定到底是哪一阁。现将排除过程详列于下：

《己亥岁避兵》“我行江之南，亦复罹兵戈”句，《全明诗》注：“罹”，原作“羅(罗)”，据《四库》本改。而翰林院抄本、孙毓修藏本、文澜阁本均作“罗”，那么笔者推测这里的“据《四库》本改”指的是文津阁本。然而，《全明文·临安集·送徐季益叙》中“海之潮汐，春撞振撼，朝焉以入，暮焉以入，莫不至此而进退焉”的“入”，《全明文》注：《四库》本作“出”。而翰林院抄本、孙毓修藏本、文津阁本还都作“入”（文澜阁本无此文）。那这里的《四库》本也只能是文渊阁本了；再有《全明文·临安集·永思亭记》“兄弟子姓，友悌相与”，《全明文》注：“姓”，《四库》本作“姪”。翰林院抄本、文渊阁本、文津阁本均作“姓”（文澜阁本无此文）。结论互相矛盾，那么这个《四库》本到底是哪一阁的呢？

再次，除以上校改的说明不够清晰之外，“据《永乐大典》所引改”也有两例令人不解之处，均在《拟古》组诗中，一是“吴趋理妙曲，逸响沈行云”之“响(響)”，《全明诗》：原作“飡(饗)”，据《永乐大典》所引改。但笔者查《永乐大典》仍作“饗”，而非“响”；二是“清响涵明月，飞佩何泠泠”中“泠泠”，《全明诗》：原脱“泠”字，且误作“冷”，据《永乐大典》所引改。但《永乐大典》也是作“冷”，而非“泠”。不过，《全明诗》绝大部分的引用还都是正确的，如同在《拟古》组诗中的“盛衰固常理，何必金石坚？朝闻庶有得，夕死不愧天。花开已复谢，荣名何足言”中，“常”原作“当”，“足”原作“是”等，均据《永乐大典》所引改。“浮槎不土著，摧折在山阿”中“阿”，《全明诗》：原作“河”，据《永乐大典》卷九百四“诗”字韵所引改。

另外，《全明文·白贲斋记》“临海有逮原羽者，笃学而尚质”中“逮”，国图明抄本、南图明抄本、澹生堂本、丁丙跋本、清抄本均作“逮”，“逮”可作姓氏，而“逮”不可，此本这里错了。

《全明诗/文·临安集》虽在校记说明中有个别不明之处，但却是结合了诸多版本整理而成，已是相对完善的版本了，不过仍可据国图明抄本等版本进一步补充、校改。《临安集》的12种版本中，国图明抄本、澹生堂本、丁丙跋本是最重要的3个版本，有较高的收藏价值与校勘价值，结合这些版本重新点校《临安集》还是有必要的。

参考文献：

[1]钱宰. 临安集：第6卷[M]//钦定四库全书总目：卷169. 武英殿刻本. 1736-1795(乾隆年间).

[2]邹志方. 绍兴文学史[M]. 杭州：浙江人民出版社，2013:180.

[3]《全明诗》编纂委员会. 全明诗：第1册[M]. 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0.

[4]钱伯城，魏同贤，马樟根. 全明文：第2册[M]. 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4.

[5]韩震军. 一幅画与一首诗——陆游佚诗《韩干马》及相关诗画考辨[J].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，2021(1):553-575.

注释：

1 此文收入潘承玉主编的《中国越学》第14辑(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)。